蜀中廣記

一五

張寛字叔文成都人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遣寛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齊魯武帝時寛從郊甘泉泰時過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尺帝使問之言後七車知我適得寛車對曰天有乳星主祭祀不齋潔則見女形帝乃感悟以爲揚州刺史世稱爲七車張

嚴遵字君平綿竹人性至孝澹泊寡欲明經博古尤精於易文章弘贍以著述爲事不就徵辟杜陵李强爲益

吉吉乃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至有家僮八
百人程鄭至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
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
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
不得已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
卿好之願以自娱相如辭謝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以琴心挑之相
如之在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

君竊從戶牖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酒相如乃使人厚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或諫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在成都相如病甚文君曰長卿弟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命文君當壚相如身着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

昆弟諸公更爲王孫言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
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
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
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
哉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
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

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
通秦時常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
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副
使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
以賂西南夷相如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
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
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為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司馬長卿使略定西

之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拔人之善為楚內史厚二龔為沛郡守厚兩唐為司隸進辛慶忌此數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俱中時弊其功名比薛宣而才稍不及經術正直則過之武在朝不黨王氏與新都侯莽意相左平帝立誅董賢太后詔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以下皆舉莽而武獨舉左將軍公孫祿祿武嘗言外戚秉政幾危社稷親疏相間為

載米百石餉之求入其名法言中子雲拒之曰吾所稱乃李仲元嚴君平輩君自謂操修可得同乎其人默默而退

揚雄字子雲郫人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沉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慾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空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顧常好詞賦每有作嘗擬司馬相如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

東漢

郭賀字喬卿雒人初爲太守黄幸戸曹幸與漢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勸幸星行詣獄自歸免榮稽留詣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表賀明律令歷荆州刺史明帝南廵善其治徵河南尹卒賜錢三十萬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初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

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

鯉魚二頭供二母膳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隣公孫述平後東精為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時大荒餓精致米肉與詩詩埋之永平三年察孝廉明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所舉孝廉一切平之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妻龐行同郡龐盛女也孝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

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
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力凋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
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圻
山移高崖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
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䘏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
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懽罷
晏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
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指矣書奏不省

朐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
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
人獻帝西遷都以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
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
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内隔絶傕素疑
温不與已乃内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黄白城温與
傕書切責曰公前托為董公報讐然寔屠陷王城殺戮
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戸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

以成千鈞之讐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卒年七十二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

而梁冀欲立蠡吾侯文侯從之使李固杜死君子以為
卓傕之惡甚於梁冀譙摩卓之牙温弄傕之爪雖逼權
勢以道訓陳賢其祖遠矣
何英字叔俊郫人學通經緯著漢德春秋十五卷孫汶
字景由亦深於學初徵工日食盜賊起有効為謁者京
師旱請雨即澍遷犍為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為太守廉范文學范稱能治由言
當有賊發頃之廣柔羌反寇殺長姚超郷人冷豐齎酒

候之偵客未内由為知多少又言人當致果其色赤黄果有送甘橘者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著書十篇而卒

任昉字文始成都人初為葉令治奸賊七十餘人還梁相尚書令清身檢下大將軍梁冀憚之出為魏郡從平原歲出租稅百萬冀誅復入為尚書令司隷校尉還大司農卒弟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昉父循守伯度為長沙太守得其父時為五官事在精通也

趙㫐字子鸞資中人初臨甘陵弘農郡甚善治民徵尚書遷司隸校尉時梁冀子弟放縱㫐以法繩之不敢為非京師肅清桴鼓不鳴

柳宗字伯騫成都人初結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為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拔致求次方張叔遼王仲曾殷智孫等終至牧守州里為諺曰得黃金一筒不如為伯騫所議舉茂才為陽夏太守

楊準字伯郅漢安縣人初為郡守太尉李固薦準累世

忠直拜尚書太傅陳蕃表為河東入為尚書令奏書治
南陽太守曹麻頴川太守曹騰濟南太守孫訓等子弟
依託形勢淫縱徵廷尉治罪訓梁兾婦家子也於是憚
之又薦朱禹盛精滕延為尚書陸稠為郡守皆名士桓
帝即位拜河南尹遷司隷校尉兾叔父梁忠為執金吾
不朝正初劾奏之朝士服其公亮徙將作大匠
常治字茂旦江原人自荆州刺史遷京兆尹侍中長水
校尉以兵衛大駕西幸傕等作難常扶天子為傕所害

楊玨字仲桓成都人羅衡字仲伯郫縣人俱師事徵士何萇初玨為茂陵令治化浹洽從西城閬中令號時名宰衡為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為立祠

陳湛字小伯成都人歷數縣令民皆懷之州辟治中從事廣漢太守遣子詣州修歡交使君欲納湛諫不可失羔羊義使君從之後有言州郡私交者考之無得乃明也

任安字定祖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察孝廉及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卒於家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知名仕至卿佐

董扶字茂安綿竹人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同事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

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為益州牧扶亦求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巳巳天下大亂乃棄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氏稱帝於蜀皆如扶言諸葛亮問廣漢秦宓以董任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折象字伯式雒人其先張江為武威太守封南陽折侯

囙氏馬父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有貲財二億奴婢八
百人象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
黄老言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時人為諺曰折
氏客誰朱雲卿叚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
五經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金帛資產周施親
疎或諫象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
坐自单竭乎象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吾門戸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

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壞必疾也智者
聞之感服焉自知亡日名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
終

諒輔字漢儒新都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
出祈禱山川連旬不雨輔乃自庭中慷慨祝曰輔爲股
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致令
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
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

錡袁避入草中袁遣揆求隱翳處未還袁為賊所得見
害揆殯殮葬訖乃詣從事賈龍求兵討賊賊破揆嘆曰
本以報令君而苟自活非忠臣也遂自殺
左喬雲綿竹人少為左通養子通坐任徒徒逃吏欲破
通臏喬雲時年十三喟然憤怒以鋭刀殺吏解通將走
令初聞以為壯士及知小兒為之流涕
景毅字文堅漢州人靈帝時為侍御史李膺以黨錮見
捕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録牒不逮於譴毅慨然曰本

何宗字彦英郫人師事廣漢任安學問精博先主定益州辟為從事祭酒多所獻替族人何祇字君肅與之齊名初犍為揚洪為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以為蜀郡嚴在官祇為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以為廣漢洪猶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之能攬拔秀異也祇徙犍為太守卒

王累新都人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主簿黄權諫不納累為從事乃自刎於州門以明其不可

鄭度綿竹人先主自葭萌南攻度説州牧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今急驅巴西梓潼之民自涪水以南一切燒除野穀固壘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當回矣璋不納

李仁字德賢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遊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宓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州牧劉璋髠鉗羕為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龎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月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已為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

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
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
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
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
老革荒悖不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

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應羕退具表羕詞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

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
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曾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
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
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
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
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
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
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

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閒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蹈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秦宓字子勑綿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

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幸暴背於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

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意之秋也何
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
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
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嘆固自
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
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
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咏厥辭邦有斯人以
燿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

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横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

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
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
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
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老氏絶
禍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
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

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
瓌頴乎宓荅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
有揚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
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咏滄浪賢者以耀章此
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
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葢河洛由文興六經
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
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

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晏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黄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於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

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
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
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
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地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
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
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天下乎於是篡逡巡
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

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既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

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

不載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少受學於任安先主定益州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遷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瓊精于術學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

何居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

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蜀平先主
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
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
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趦
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
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
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
徙伏匿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曰

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

曰愚以為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

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對

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傲倖得全首領五十

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懽悅

有器裔之色裔出閤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

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丞相亮以為叅

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

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
李福字孫德涪人先主初為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
太守後為江州都督揚武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
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寶亦
以才幹為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常璩讚曰孫德果
銳作劉幹臣
李譔字欽仲涪人少傳父仁業又從尹默學自五經四
部百家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伎藝筭術卜數醫藥弓

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為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

尹默字思潛涪人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徽宋忠等博通五經精專左氏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

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名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徽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徽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常播字文平江原人建興中為縣功曹縣長被誣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爭辯受數千杖肌骨潰爛更歷

三獄幽閉二年終無異詞事遂解縣長得釋
王嗣字承宗資中人舉孝廉為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
綏集羌胡雖素桀惡者皆來降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
輒出馬牛羊及軍糧乃遷嗣鎮軍仍領郡後從維北征
為流矢所傷卒戎狄皆會葬號呼涕泣隨之凡見嗣子
孫皆若見其骨肉云

晉

任熙字伯遠成都人治毛詩京易博通五經事親至孝

察孝廉除南鄭令復授梓潼令辭疾告歸勸農力穡居室致給循訓閨門內則可法開門待賓傾懷下士客無長幼必有供贍太康中除越嶲護軍不往徵給事中終以疾辭而蜀守令每至官為之修謁歲致羊酒即家拜朱提太守固讓不之官煕好述作詩誄論難文皆燦艷年六十九卒子蕃涪陵太守蕃子廸字叔孤少與巴西龔壯齊名而學業過之

壽良字文淑成都人少與犍為張徵費緝齊名良治春

秋三傳貫通五經澡身貞素歷官始平太守治政著稱從扶風轉秦國內史溫令李宓表薦武帝以良為公朝英特二州之望云

柳隱字休然成都人少與同郡杜禎柳伸齊名隱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為牙門將巴郡太守騎都尉遷漢中黃金圍督及鍾會伐蜀入漢川圍伐多下惟隱堅壁不動後主既降以手令勑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拜議

作臺名不詣除河間王郎中不就居貧固儉弊衣蔬食
晝耕夕讀鄉族饋遺一切不納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
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常有屠牽猪過隨門者猪索斷
失之强認隨圂中猪隨便牽猪與之屠人出門尋得其
所亡猪謝隨還猪遂以丐之家有竹園人盜其笋隨行
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太
康中即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卒於官長子觀字巨
忠清公淑慎知名州里察孝廉除平西長史會張昌亂

孫皓降濬而王渾恚于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

由是事解濬入拜輔國爲司馬封關内侯攀轉滎陽令上

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以攀蜀士輕

之及共斷疑獄卿始歎服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

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衞攀以爲非乃與共立議

奏之帝不納後以預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

疋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内侯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

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後爲揚州刺史遷

王長文字德𡺚廣漢郪人父顗字伯元犍爲太守長文天姿聰警髙暢敏識治五經博通羣籍弱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興衰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嘗着絳衣絳帽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偽不聞常騎牛周旋郡守至詣門修敬至閤走出請終不還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卧在治羆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擔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

有卦名擬易玄以為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
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
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濶達
不以細宜廉分為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
之以母欲禄養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郫有孝子羅偶事
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
廉長文追為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
王濬累辟不詣濬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

原令縣收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
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
過也蜡節慶析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爲
思他理羣吏惶遽争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
人輒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大將
軍梁王彤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彤
招爲從事中書郎諸王公卿慕其名咸與之交賈氏之
誅從彤有功封關内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死於許

下博士中書論虞祔之禮長文議虞祭宜還東宫以繼太子者為主配食於頴川府君皆施行除洛陽令長文見彤曰主者不庶幾奏長文為洛陽令彤笑荅曰卿乃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縁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卒時年六十四

李毅字允剛廣漢人祖父朝字偉南州别駕從事父旦字欽宗光禄郎中主事毅少散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

乃詰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為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濬臨學講試問祭酒姬艷曰學中有可成進幾百人艷對曰可有百人濬怒曰童冠八百而成者百人教少何為毅對曰如艷之言明府之教感於孔氏不為少也濬奇之命為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縣吏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旁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張弘殺益州刺史皇

甫晏誣奏晏反毅白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
反當何求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梁州者矜益州之
領須防若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弘小豎
衆所不與宜時赴討濬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疆苟
利社稷專之為賢何況殺主賊急當不拘常宜濬從之
發兵與牙門蒲泰等共討弘斬之詔書遷濬益州刺史
毅復為州主簿別駕舉秀才及濬伐吳與何攀並為叅
軍吳平封關内侯除隴西護軍以疾去官徙繁令遷雲

南太守濬臨薨上表後武帝思濬勳問毅所在徙犍為
使持節南夷校尉久之犍為民毛詵李叡與朱提民李
孟共逐太守杜俊雍約以叛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孟
首叡走依五苓夷亦叛晉朝復置寧州以毅為刺史加
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没郡縣攻圍州城
中原亂而李雄寇蜀救援不至疾病薨於窮城懷帝嘉
其忠節追贈少府謚曰威侯毅性通博居情雅厚賑邮
寒貧篤於故舊人咸愛歸之但好談啁德重猶少從弟

苾字叔平少修身砥厲名行數諫毅宜自矜嚴毅笑應之曰吾小來不治名素終杖旄節故可至九卿卿清儉履道卒不失成都令也時毅始受南夷而苾歷城令果作成都遷犍為太守位官不及毅毅子釗以父任為謁者除壽林侯相不就為尚書外兵郎自表赴難至牂牁夷斷道不得進經年以寧州城中無毅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穀惟茹草迨及奔喪官至朱提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毅女秀適漢嘉太守新都王載有才智父亡後州

文武推領州事二載晏然

高玩字伯珍成都人少受學於太常杜瓊術藝微妙博聞强識清尚簡素少與李苾齊名官位相比大同後察孝廉除曲陽令単車之縣移檄縣綱紀不使遣迎以明三才徵為太史令送者亦不出界朝廷稱之方論大用會卒

杜軫字超宗成都人父雄為雒令軫少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史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

大將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問前守何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道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入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屢徙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論駁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

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
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字長基州舉
秀才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没毗渡江王敦
表為益州刺史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
要之遂遇害毗弟秀字彥頡為羅尚主簿為氐賊李驤
所得欲用為司馬不從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
舉孝廉歷牛鞞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軫亡
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烈弟良舉秀

才除新都令遷涪陵太守本州大中正

常騫字季愼江原人治毛詩三禮清尚知名封關內侯以晉政衰固辭去官性泛愛敬友宗族當官修理恕以撫物州鄉以為儀範

常寬字泰恭騫之族弟治毛詩三禮春秋尚書尤耽大易博涉史傳而謙虛清素郡命功曹及察孝廉皆不就州辟主簿刺史羅尚舉秀才為侍御史除繁令以蜀將喪去官湘川亂乃南入交州鳩合經籍研精著述元帝

踐祚嘉其德行潔白拜武平太守民悅其政在官三年
去職卒於交州子長生字彭祖亦有學行州主簿資中
令治中從事早亡
常勗字修業江原人祖父員牂牁永昌太守父高廟令
從父閎漢中廣漢太守勗少與閎子忌齊名安貧樂
道志篤墳典治毛詩尚書涉治羣籍多所通覽州命辟
從事入為光祿郎中主事入為尚書左遷郎郡請迎為
功曹時州將董軍政置從事職典刑獄以勗清亮復為

督軍治訟平當還察孝廉除鄄令政簡不煩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破諸葛瞻於綿竹威振西土諸縣長吏或望風降下或委官奔走勗獨率吏民固城拒守後主檄令乃詣艾故鄄穀帛全完刺史袁邵嘉其志節辟為主簿勗善儀容翔集動為表觀言論壯烈州里重之然交友惟賢不交下巳者汎愛之恩猶不足云

常忌字茂通蜀謁者黃門侍郎喪親以致孝聞察孝廉為郎使吳稱職歷長水參軍什邡雒令大同後刺史郤

坐治城被徵忌詣洛陳訴遠國初附君民始結不宜解
易又表修治城池居安思危邊將常職事皆中情晉文
帝時為相國辟忌舍人武帝踐阼拜騎都尉除河內令
州名為難治忌挫折豪勢風教大行縣有姦梗殺兄者
羣黨蔽匿前令莫得忌皆窮治入為州都方議為郡守
會卒忌為人信道任數不從下人故為貴勢所不善是
以作詩著論先攻已短臨喪與樂歡哀俱至為士類所
稱忌友人廣漢段宗仲亦有學行蜀時官與忌比袁郤

為主簿與忌共理郡事文帝善之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相遷官至雲南建寧太守

司馬勝之字興先綿竹人學通毛詩三禮清尚虛素不事榮利為郡功曹歷新繁令徵為散騎侍郎以宗室禮之終以疾辭即家拜漢嘉太守固讓不之官閒居清靜謙甲自牧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

王化字伯遠王商子也治毛詩三禮春秋公羊傳察孝廉為樂涫令縣近邊塞值寇反化率吏民積穀堅守重

圍孤絕七年伺冦怠惰出軍擊之民得野掠大軍至冦
退以功封關内侯遷朱提太守轉梓潼皆有稱績為人
謹重言論方雅臧否允衷州里服其誠亮弟振字仲遠
亦有德望為巴東太守少弟崇
崇字幼遠學業淵博雅性洪粹蜀時為東觀郎入晉官
至上庸蜀郡太守著蜀書與陳壽頗不同
元常江原人廣都令常長女適廣漢便敬賔早亾元常
無子養賔族子父母欲嫁之廼祝刀誓志而死

下慰痛哀愕果如夢日得喪郡縣圖象府庭

紀常常侍常洽女趙侯夫人也父遇害在長安二兄皆先歿遺父門生瞿登張順迎喪時寇賊蜂起晝夜悲哀順登得將喪無恙還時人皆以紀常精誠所感

正流廣漢李元女楊文妻也適文有一男一女而文歿以織履為業父欲改嫁之乃自沉水中扶救始免太守五方為之圖象

敬楊涪人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被闕

盛所殺敬揚無宗親依外祖鄭氏年十七適孟孟與盛
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揚泣謂孟曰惡讐未報未嘗一
日忘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
漢安元年盛至孟家敬揚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
之與俱逃涪令出追聞其故而止安慰二門會赦得免
義舊狄道長姜穆女綿竹司馬雅妻也既許婚父坐事
徙朔方雅就婚死催人送其喪尋父母死朔方義舊獨
與弟孤居十年士大夫求終不肯乃上疏自訟求還鄉

及見金踊躍兄感悟即出妻讓財還弟弟不受相讓積年後並察孝廉世為冠族

涪杜季女者巴郡虞顯妻也年十八適顯顯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養亡不有恨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强逼迫之慈縊而死

叔紀霸女孫也適廣漢王尊至有賢訓事姑以禮生子

商海内名士廣漢周幹古朴彭勰漢中祝龜為作頌曰
少則為家之孝女長則為家之賢婦老則為子之慈親
終温且惠秉心塞淵宜謚曰化明惠母
昭儀新繁張氏女廣漢朱叔賢妻也賢為郡督郵建安
十九年劉先主圍劉璋於成都賢坐謀外降璋以昭儀
配兵將見逼昭儀自殺三軍莫不哀嘆
趙媛姜資中盛道妻建安五年道坐罪夫婦閉獄子翔
方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免矣妾在何益君

門戶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姜代爲應對度道走遠乃告吏自殺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宦終不更娶

貢羅郫羅倩女景奇妻也奇早亡無子父愍其年壯以許同郡何詩貢羅白書誓父不還家父使詩白州州告縣逼遣之羅乃訴州刺史高而許之

玹何郫何氏女成都趙憲妻也憲早亡無子父母欲改

嫁之何恚憤自盡不食旬日而死郡縣為立石
貞玦字瓊玉牛鞞程氏女張惟妻也年十九適惟未期
惟亡無子養兄悅子供養舅姑夙夜不怠資中王冲欲
娶玦玦投交肱荅以女志不可奪冲為太守李嚴督郵
嚴記縣遣孝義掾奉羔雁宣太守命聘之玦乃自投水
拯援不死後太守蘇高為立表蜀郡太守遣仁恕掾論
曰貞玦太守章陵劉威又為作頌故稱述也

蜀中廣記卷四十一